方舟子希望早點看到“反面教材”，故我急急忙忙先敲出這一段，日后再回頭敲第四部分。向來革命者不怕被稱之為革命者，反革命者也應如此，有正則有反。共產黨稱不同意見者為“反動派”，毛主席更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到如今已過毛主席誕辰百年，紙老虎活得好好的，共產主義卻已名存實亡。再說正與反，有正物質則有反物質，沒見到怎么辦？去找。有反是否就一定有正？值得探討，正如有物質和物種的自發退化和衰變，是否就有它們自發的進化？值得研究研究。
謝謝方舟子近日的email交流，上述玩笑話，不必介意。

科學與信仰　　（五）

——給中國知識界朋友的一封信

北京　微言著

自然界智慧的來源

類似上述的事例，可謂不勝枚舉。放眼天地之間，隨時隨地都可看到造物的無窮奇妙。工藝科學中的仿生學，就是專門研究生物體的結構和功能，進而加以模仿。因為人們不得不承認，生物體的天然結構和功能，遠遠超乎人造物體之上，人類可以從中受到深刻的啟發。總之，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僅由無數偶然事件堆積而成的雜燴，而是處處充滿超高智能的巨大體系。這種智能既不是人的智能，也不是那些鳥獸虫魚、花草樹目本身的智能，那么這種智能究竟由何而來呢？生物學稱之為「本能」，但這只是一個名稱，并不是答案，因為本能也應有個來源。

再論進化論的虛妄

對此，進化論的答案是：這一切都是長期自然選擇適應的結果。但這一論點卻將因果顛倒了。因為所謂選擇，不論是天然的還是人為的，都只能是就已經存在的東西進行取舍，擇優去劣。其作用僅止于淘汰，并不能創造。選擇只能解釋劣者何以會消失；卻不能解釋優者何以會產生。所以把自然選擇作為生物界各種奇妙智能的源泉，顯然不能自圓其說。于是有人提出「突變」說以為補充。那就是說，各種生物在繁衍過程中不斷發生突變，形成種種前所未有的新形態、新性狀。這些新的品性就為自然選擇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經過選擇淘汰，去劣存優，于是生物界的種種優異性能從而形成。突變就象生物界的萬花筒，可以產生無窮無盡的新花樣，經過選擇之后，剩下來的就是越來越高級，越過越優良的生物品系。

這一說法乍聽似乎言之成理，但它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突變是無意識的，它無方向、無目的。這種盲目的變化，絕不能產生智慧的結果。世間一切具備智慧的事物，只能來自智慧的創造，絕不能從無意識的事件中產生。一座房屋必有人建造；一件衣服必有人裁縫，一篇傳世的文章背后必有一個杰出的作者；一首不朽的詩篇背后必有一個偉大的詩人。既使棋譜中只有几個棋子的殘局，也代表著弈棋高手的精心構思，絕非胡亂幸致。反之，你既使把最好的打字機交給一個不識字的盲人去敲打，不管他多么勤奮不懈，　也只能打出一些毫

無意義的東西，絕不可能打出一篇學朮論文；同理，你既使把全部必要的數字、符號、字母都交給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去隨意拼湊，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拼出一部高等數學。如果所有的素材盡是這類毫無意義的東西，不管你怎樣選擇也無濟于事。就以萬花筒而論，它的花樣似乎無窮無盡，而且其變化也確實是無意識的，但萬花筒構造卻是有意識的。其基本結構是由三塊鏡片所組成的正三角形反光筒，任何無意識的碎形排列，在三角鏡片的映照下，都會成為多數對稱的，和諧的正六角形圖案，這便是萬花筒之所以能夠呈現美麗花式的基礎。如果把三塊鏡片拿掉，就只剩下一堆毫無意義的紙屑碎片，甚么花樣也變不出來了。而且萬花筒的花式，變來變去，總不外是些大同小異的正六角形圖案，它變不出五角、七角或八角，更變不出花卉、翎毛、山水或人物。所謂萬花筒說到底只有「一花」，因為它所包含的智慧因素僅止于此。作為對比，現代電腦所包含的智慧因素就比萬花筒復雜得多，所以它可以做及其高深的工作。但不管它的性能多么高妙，其全部智能都是人賦與它的，故稱為人工智能，否則它將一無所有。無意識的海浪沖擊，偶然會把兩塊岩石重疊起來，但其中并無任何智慧涵意，和人工的堆砌工作不可相提并論。而且你也不能期待會有第三塊、第四塊繼續不斷地重疊上去，更不能指望大量石塊會自動累積成城堡樓宇。不可避免的結局將是，后續的海濤將把偶然重疊的石塊重新打散，最后形成一片雜然無序的砂石海灘。因為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在一個封閉體系內，如果沒有外在因素的定向參與，一切變化均將使物體的結構狀態由「有序」變為「無序」，能量由高勢能變為低勢能（即熵值不斷增大），而決不能反其道而行，使物體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一座房屋日久必將朽壞；一件衣服日久必將破舊。它們絕不能自動變為更宏偉的建筑和更新更美的衣服。任何高品質的錄音帶在轉錄過程中都會產生一些失真，轉錄次數越多，失真越嚴重，最后必將成為不堪一用的廢物。每次轉錄過程中由于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失真（或稱「突變」），在統計學上稱作「噪音」，它只有破壞作用，沒有積極功能。但進化論者卻企圖讓我們相信，集合無數噪音，只要選擇得當，就會使轉錄的音帶進化為比原件更優美的產品。而且轉錄的次數越多，噪音的失真度越高，進化提高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如果沒有失真（突變），則音帶只能永遠保持原樣，沒有可能進化。請問，這是科學的語言嗎？不，這是胡言亂語。

進化論者爭辯說，進化論并不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因為地球不是一個封閉系統，地球從太陽得到額外的能量，有可能使熵值降低，即可能使低勢能轉化為高勢能，使「無序」轉化為「有序」，使事物由低級變為高級。例如種子可成長為大樹，受經卵可成長為胎兒，進而長大成人等等。但這種辯解似是而實非，因為第一，如果你把討論范圍擴大到太陽，那么也可以擴大到銀河系乃至整個宇宙，這樣你所得到的仍舊是一個封閉系統，進化論仍然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不相容。第二，種子和受精卵及所有生物的成長，固然是由簡入繁，由低到高，但它們都必須有生命的參與，必須在遺傳密碼的嚴格控制之下方有可能實現，那并不是無意識的變化。正如一堆建筑材料必須在藍圖的指導及工匠的參與下方可成為樓閣亭台。也就是說，必須有智慧因素的定向參與。否則，上述現象一概不能實現。試問如果沒有智能的參與，僅僅太陽的光和熱能使山下的石頭自動滾上坡嗎？能使雕梁畫棟自動平地而起嗎？如果將種子的胚芽（遺傳密碼之所在）去除，太陽能使它長成樹木嗎？由此可知，那種認為無意識的，隨意的自然變化（包括突變在內）可以導致自然界進化的觀念，是違反公認的科學原則的。

從遺傳學看來，由脫氧核糖核酸（DNA）所組成的遺傳信息鏈是一個及其勻整而及其穩定的雙螺旋結構，它能不斷地分裂和復制自身而保持結構不變。這便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一事實的結構基礎。聖經上說，神所造的各種生物都是「各從其類」，(21)瓜不能變豆，鹿也不能變馬。異類雜交常不能成孕，或使子代不育（例如騾），這也是因為它們的遺傳基因結構各不相同所致。任何對這一信息結構的干擾破壞均導致畸形變態，此即所謂「突變」。嚴格地說，突變實乃畸變，它不但不能促使物種進化，反而將導致退化和衰敗。無數天然和人為的事實都說明這一點。物種為什么會突變？無非是因為遺傳基因在某些物理的，化學的因素影響之下發生結構改變所致。于是有人用X光，放射性元素或化學毒素去處理果蠅等實驗動物，結果突變果然出現了，但人們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奇形怪狀的畸變個體，并不能創造更進步，更高級的新種系。你能相信用過量放射線去照射雙親的生殖器官，能使他們生出更優秀的子孫嗎？你不覺得這種念頭實在荒謬嗎？然而這正是進化論突變論者企圖讓我們相信的。

為了彌補進化論學說諸如此類的破綻，從達爾文時代至今，進化論者的論點就一直在變，直到最近，仍然繼續不斷有新的論點出現。這一現象說明，迄今為止，并沒有任何一個論點真正可信，否則就不必眾說紛紜了。試想，如果進化論具有萬有引力定律那樣明確的可信性，還需要修修補補嗎？目前的進化論與達爾文時代已經有了顯著的差別。為了弄清進化論的真相，有必要對此略加探討。其間的差別主要有三點：第一，現今的進化論者雖然尚未完全放棄突變說，但以承認突變在進化中的作用微不足道，而且承認絕大多數的突變（99.9%以上）都是有害的。既然有害，當然不能促成進化。在這一點上，現今的進化論者較其前輩有進步。

第二，達爾文認為所有物種都是由最初的單細胞生物進化而來。至于這個單細胞生命又從何而來，達爾文沒有明確交代。但他并不相信單細胞生物可以由無生物自動進化而來。他仍然認為在生物與非生物之間有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所以他認為單細胞生命的出現，需要一個「最初的推動」。既是推動，當然就不是自動進化。而現今的進化論者，則認為進化的原則不單適用于生物，也適用于非生物，甚至整個宇宙都在進化當中。非生物物質可以自動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并由非生物進化為原始的生物。但這一觀點明顯與已知的科學原則相違背，它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它違反著名的巴斯德原理。如果這一觀念屬實，則作為現代醫學基礎的微生物學和消毒滅菌、無菌操作等原則便全部毫無意義。因此，它很難為稍具科學常識的人所接受。于是他們辯解說，由無生物到生物的進化過程再現今的世界上雖已不可能重演，但在遠古地球的幼年時期，那時的原始世界猶如一個容有特種培養基的大燒瓶，在當時的特殊條件下，空氣和水中的氨和碳氫化合物可能自動結合為氨基酸，氨基酸又可能自動結合為蛋白質。然后在蛋白質的基礎上，由于某種特殊原因，終于迸發出生命的火花，形成第一個單細胞生物，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于是如此這般，終于進化為今天洋洋大觀的生物世界。但這種神話式的「理論」，既不曾為任何人所目睹觀察，又不可能以任何實驗作重復驗証，更無任何客觀事實為依據，這與科學究竟有和相干？由此可知，現今的進化論者實在比達爾文更加主觀武斷。

迄今為止，所有蛋白質都是某種生物以其特有的模式在胸的作用下合成的，否則，無論有多少氨基酸都無濟于事，而胸則都是生物產物。請問，再生物出現以前胸從何來？不少科學家曾使用昂貴的器材設備，力求用人工方法合成蛋白質

，但他們的努力一概以失敗告終。試問，有意識的，有目地的，有科學步驟的實驗尚且不能做到的事，難道無意識的偶然事件能做到嗎？那么胸能否自動生成呢？按照胸體的結構，如果能自動合成的話，則每一種胸的自動合成几率為10 exp(-20)（10的負20次方），這已經是近于不可能的事，而問題還在于單獨一種胸并無多大用處，必須有多種胸同時作用方可。而胸的種類則不下兩千種之多，于是其總的几率便是10 exp(-20×2000) = 10 exp(-40000)，這是一個超乎人類想象能力之外的數字，根本沒有實踐意義。我們姑且假定胸的種類不是兩千，而是僅有兩種，則其自然合成几率為10 exp(-40)，我們在假定胸的合成反應能以每秒一百億次的超高速度進行，（這是不可能的），則仍然需要3×10 exp(22)年，即三百萬億億年方有一次成功的機會。但學者估計地球的壽命只有46億年，宇宙的壽命也只有150億年，那就是說，宇宙的壽命必須再延長兩萬億倍方有一次同時合成兩種胸的機會。這是可能的嗎？更何況蛋白質并不等于生命。生物，既使是最簡單的單細胞，其結構也及其復雜。生命絕不像恩格斯所說僅僅是「蛋白質存在的形式」那么簡單。一個未受精的雞蛋，的確是蛋白質存在的形式，而且遠不止此，它還具備小雞所需要的全部營養物質，但卻孵不出小雞，因為它沒有完全的生命。任何細胞要生存，至少必須有一層外膜將它自己與外界分別開來。這層膜允許它自外界吸取營養，卻不許無用的物質進入；又允許它向外界排放代謝廢物，卻不許有用物質散失。這種半透膜就不是蛋白質，而且至今仍是人類所不能制造的。任何生物要繼續存在就必須繁殖，就必須有遺傳物質，而遺傳物質也不是蛋白質。所以僅僅有蛋白質決不能構成生命。

第三，現今的進化論者得益于遺傳學的新成就，力圖將進化學說建立在基因的基礎上。不同于以前的突變說，他們現在強調漸變的作用。即由于遺傳基因的多樣性，生物在繁殖過程中，子代個體與親代均有微小的差別，此即所謂「微進化」。這些微小的差別經過千年萬代的積累可成為巨大的變化，形成「顯進化」。如果同一物種的兩個種群為高山大海等所隔離，不再有基因的交流，則在微進化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各種群的總體基因庫即可能出現極大的差別。這種現象稱為「基因漂移」，是導致種群進化，并造成新物種的基本動因。這種說法顯然比突變說圓滑得多，但也并不令人信服。因為各種生物兩代之間的差別，只是個體或種群的「特化」，并不是「進化」。這些變化雖然多種多樣，卻仍然在各個物種特征的框架之內，并不能超越種際的界線。例如，狗在長期人工培育下，其體形已有很大差別，小者似貓，大者似豹。但它們絕不能小如鼠，大如象。而且這些變化都是可逆的。如果任憑各種狗自然混交繁育，很快就會變為野狗的體形，歸回狗的本態。各物種的基因為數眾多，通過兩性繁殖，可以形成近于無限的組合方式，唯其如此，才能使所有個體除了有種族的共性之外，尚各有其個性，不會有任何兩個個體完全相同（同卵孿生例外）。各種群若長期分隔，也會表現出種群的不同特征。這是生物繁衍的正常現象，與進化無關。種群的特化現象就是聖經上所說「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22)聖經上說各種生物「各從其類」，并非「各從其形」，并非同一物種的所有個體一概形貌雷同，千篇一律。那不是神的作為。神所造的是一個充滿榮光和智慧，并丰富多采的世界。然而盡管人類分化為不同的種族，各有膚色、毛發、體形上的特征，但那并不是進化。人還是人，并沒有進化為「超人」或「非人」的新種，任何不同種族的人均可互相婚配，正常生育，且能生出更為健壯優秀的后代。說明他們仍然屬于同一個「人

」種。現代進化論者說，如果兩個種群互相隔離過久，它們的基因庫就可能相差太多，以至不可能再互相交配，而成為兩個不同的新種。但這也是想當然而已。試圖制造新種的人工試驗從來沒有成功過，在自然界也難以找到可信的例証。所謂「基因漂移」，既是在正常的繁衍過程中逐步實現的，并不包括突變的因素，可知基因成分仍是該物種所固有的，并無新的成份，當然就不會構成新種，以就無所謂進化。

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實例是金魚。金魚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自然魚種，而是中國人經過千余年的努力制造出來的魚類變體。金魚的前身是鯽魚。早在唐代，人們就發現某些鯽魚色呈金紅，稱為「金鯽魚」。這從現代遺傳學的觀點看來，不過是鯽魚一種特化變體，如果任其在廣大鯽魚群體中生活繁育，很快就會消失，其后代仍將變回為正常的鯽魚。但從人類的觀點看來，它們卻比正常青灰色的鯽魚美觀，于是人們便養來觀賞。在人工飼養的條件下，這些變體魚和正常的鯽魚群體完全隔離，其變態就被人為保存下來。以后繼續有新的特化變態出現，變態越嚴重，便越為人們所喜愛而予以保存。經過千余年的變態積累，遂有今天千姿百態的金魚「品系」。從外觀看來，它們和一般的鯽魚几乎已毫無共同之處，似乎確實已經「進化」為一系列的新「品種」。但實際上并不如此。這些變態積累雖為人們所喜愛，但對金魚而言，卻是被迫如此，極不利于其生存。他們只能在人為的特殊條件下免強生活。如果放歸自然，金魚通常會全部死去。如果環境的改變比較緩和，允許部分金魚繼續存活，則在其繁殖過程中，子代小魚將繼續表現不同的性狀，其中越是接近其遠祖鯽魚的小魚，其生活能力越強，因而在自然環境中存活的機率越大，其余的則逐漸被淘汰，經過若干代的自然反向淘汰以后，最后存活的子魚便全部「各從其類」，仍舊變回為鯽魚去了。如果其間有普通的鯽魚參與混交，則可加速這一回歸過程。二者可以混交，也表明它們仍舊同屬一個魚種，并無新種出現。這一事實說明，即使經過千余年的隔離選擇和變態積累，既沒有變出一個新的魚種，也為使鯽魚有任何進化，鯽魚還是鯽魚。又如印第安人進入美洲，顯然是史前時期的事。他們和其他人群隔離遠比金魚的歷史更為長久，不知已經多少千年了。但印第安人仍可與其他種族的人婚配生育，并沒有成為新種，人還是人。足見進化學說之虛妄。

達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是「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但這并不是科學，而是十九世紀英國人的政治哲學。當時大英帝國經過產業革命之后，正處于膨脹階段，「日不落帝國」的臣民慣以優勝者的姿態睥睨全球。在達爾文出版其「物種源始」之前，英國早就有人公然發表「生存競爭，勝者統治」一類的言論，和達爾文的理論顯然同出一轍。達爾文也不諱言，他的進化觀點深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達爾文不過將當時英國社會的這種偏見推廣至整個生物界，并給了它一個貌似科學的表象而已。假如這些人活在今天日薄西山的英國，恐怕就不會還有興致去高唱「優勝劣敗」之類的曲調了。達爾文學說助長了霸權主義的氣焰，使之席卷全球。但從科學上看卻是毫無根據的。從始至終，都有一些學者不苟同達爾文的意見，并從科學上力陳其非。但言者諄諄，聽者邈邈。為什么這么一個有明顯錯誤的假說能夠風靡宇內？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這個假說，恰好迎合了當時一大批人的政治需要，從大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霸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都從達爾文的假說中為自己的主張和行為找到了「科學的」依據。這有各派代表人物的言論為証。例如，馬克思在達爾文發表其專著兩年以后（1861年）寫到，「達爾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從

自然科學的角度支持了人類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完全符和我的觀點」。恩格斯也對進化論推崇倍至，稱許它為十九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并說優越的無產階級終將贏得這場生存斗爭。于是「從猿到人」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史上不可少的章節。后來德國種族主義者的代表希特勒則說，優秀的日爾曼人的天賦使命，就是去徹底消滅那些向蝗虫一般繁殖的劣等亞洲民族」。形形色色的社會力量都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達爾文學說推動不遺余力。這便是達爾文學說之所以能勢如狂潮，泛濫全球的主要原因。然而時至百余年后的今天，所有上述這些社會勢力終于一一走向沒落消失。隨著科學的發展終于有更多的人認清了達爾文學說的謬誤。1945年諾貝爾生物獎得主柴恩（Ernest Chain）說，「適者生存是毫無根據而且違反事實的假說，長久以來，眾多科學家不假批判，囫圇吞下達爾文學說，真是令人驚訝」。最近，瑞士聯邦理工大學華裔地質學家許靖華教授在他的新著「大滅絕」中，更從最新學朮發展的角度充分闡述了上述觀點。許氏從恐龍類動物的滅絕這一重大事件入手，綜合了近十余年來各國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他本人的科研成果，對恐龍滅絕的原因和后果，提出了相當明確的解釋。恐龍是中生代侏羅紀和白堊紀兩個地質年代中占據絕對優勢的生物，小者如貓狗，大者几比鯨沙。陸地、沼澤、湖泊和海洋乃至天空都是它們活動的領域。它們在地球上興盛發達逾一億年之久，但在中生代之末和新生代之初的期間卻突然滅絕，消失無蹤了。恐龍為什么會滅絕？按照進化論的說法，是因為它們在生存競爭中，被新生的、適應能力比它們更強的哺乳動物所戰敗，作為劣者一方被消滅了。這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最好例証。但這論點卻在几方面遭到質疑。（一），如果恐龍是被哺乳動物戰敗而消失的，那就應是一個此消彼長的緩慢連續過程。但地質紀錄卻顯示，恐龍族是在極短的時期內突然消失的，并無連續演變過程。進化論者說，那是因為地質紀錄不完整，有缺失，所以看不到全部過程。然而事實証明這一時期的地層結構是完整的，并無擾動缺失。（二），如果恐龍是被哺乳動物消滅的，那就應當是先有哺乳動物的大發展，然后有恐龍的大滅絕。然而地質紀錄卻適得其反，乃是恐龍先自滅絕，而后到新生代第三紀之后，才有哺乳動物的大發展。與恐龍同時的哺乳動物既少又小，根本不可能和那些龐然大物爭短長，更不可能將當時所有物種的四分之三和恐龍一起予以消滅。（三），如果恐龍是因對環境適應不良而滅絕，那么在其存在末期就應呈現適應不良的缺陷及衰敗現象。然而恐龍族直到其生存的最后階段都適應良好，毫無衰敗征象。由此看來，「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解釋是沒有根據的。

為了解決恐龍滅絕之謎，學者們采用了地質物理、地質化學、古生物學及古地磁學等各種方法，更使用中子沖擊技朮激活有關的元素，在用高靈敏度質譜儀測定各地層內鉑族元素，特別是銥元素的含量。鉑族元素比重較大，且有親鐵特性，故在地球形成早期尚呈熔融狀態時，就已大部分沉降于地球深部的鐵鎳核心處，因而在地殼表層含量甚少，銥含量只有0.3 PPM （PPM意為百萬分之一），是為銥元素的地表「背景丰度」。但在慧星及隕石等天體內，則仍保持宇宙物質的一般丰度，故較地表背景丰度高得多。如果某一地層內銥含量普遍地、顯著地高于背景丰度，則可斷定在該地層形成時，曾有地外天體光臨。在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層界面上，銥的含量相當于背景丰度的30－200倍。由此可確定，當時曾有巨大無比的天體與地球相撞擊。（大致推斷是一顆哈雷級的大慧星）。撞擊的即時后果與后續災變，導致恐龍族及當時所有其他物種之75%同遭滅絕。這一推斷可使與恐龍滅絕有關的種種現象得到圓滿的解釋。

恐龍滅絕并非地球生命史上的特例，指示較近的一次而已。如以同樣的方法去檢查其他各個不同的地層的界面，都可發現類似的災變及某些物種的滅絕。可見在整個地質年代中，天外飛來的橫禍是屢見不鮮的事，參看月球表面密密麻麻的隕石坑，亦可旁証此說不謬。例如在古生代與中生代地層的界面上，也有一次大災變，甚至比恐龍時期者更為慘烈，竟然使當時所有物種之95%一掃而光。而在古生代最早的寒武紀與比它更早的前寒武紀的地層間，也有一次類似的大災變，使當時繁盛的海洋軟體動物滅絕殆盡。依此線索檢視各個地質年代物種的興衰歷史，可以發現一個通則，那就是在每次原有物種滅絕之后，隨之便有新的物種起而代之，快速發展去占有原來的空間，以后保持數百萬年穩定不變，直至另一次災變中突然滅絕，依此循環不已。

既然物種的滅絕是由于天災橫禍，當然就與生存競爭無關，也無所謂優勝劣敗。強弱優劣同遭大難，幸存者未必為優，絕滅者未必為劣，存亡絕續，全視乎當時的機緣，如天體的大小，落地的地點與季節，撞擊的角度與速度等等。而且在地球生命史上，生物互助共存是通則，互斗而亡乃是特例。人類無情地自相殘殺，是人類特有的罪行，不是自然法則。生物賴以存在的正常狀態是互相依存，保持生態平衡。食肉動物以食草動物為食，是典型的弱肉強食，前者貌似優勝，但他們卻不能將食草動物趕盡殺絕，否則它們自己也將滅亡。人類的智能對任何其他生物均占絕對優勢，人類現有的手段，足以將所有其他生物毀滅多次而綽有余裕，但人類卻不能任意妄為，因為人在毀滅其他生物的同時也將毀滅自己。沒有任何生物可以單獨存在，人也不能例外。在達爾文思潮的慫恿下，人類已經對大自然造了夠多的罪孽，為今之計，不是利用自己的優勢去消滅那些劣勢弱勢的生物，而是盡其所能去保護那些已被殘害的物種，不使生態平衡遭到更大的破壞，這便是當前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的環境保護意識。這樣，人們愈深究生命史的資料，就愈清楚地理解「生存競爭，適者生存」并非自然規律。愈研究史料，就愈發現達爾文所標榜的自然選擇學說并非科學。達爾文的「物種源始」一書中并沒有充分的科學証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該書的副題「生存競爭中優勢種族的保存」就是一種偽言。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使自然選擇說的荒謬性暴露無遺。現在該是人們猛醒的時候了。達爾文主義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大的迷思。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謬說象達爾文學說這樣被人們當做理所當然的法則加以接受。所幸一百多年過去，撥云見日的時刻終于到來。現在几乎已經沒有什么古生物學家還質疑生物的大滅絕現象，也沒有人當真以為生物滅絕的原因是生物間的競爭。有些頑固不化的達爾文主義者還在負隅頑抗，但已經于事無補了。

許靖華教授并不是基督徒，他的基本觀點傾向于道家。但他以近年來的最新科研成果指証達爾文的謬誤，說明他的假說不是科學，而是一種社會偏見。這與基督教學者多年來對達爾文學說的批判不謀而合。這件事值得深思。

既然達爾文的觀點是錯誤的，它并不對客觀世界提供合理解釋，那么當我們面對一個如此絢爛多彩、充滿無窮智慧的世界時，難道能不想到必然有一個超然的智慧作為宇宙間一切智慧現象源頭嗎？